



# 欧·亨利 短篇小说精选

*Selected Stories of O. Henry*

[美] 欧·亨利 著 景天 译



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、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之一，  
为我们打开了一部“美国生活幽默百科全书”。

语言幽默、构思独特，结局让人出乎意料，以“欧·亨利式结尾”闻名于世。

台海出版社

# 欧·亨利 短篇小说精选

[美] 欧·亨利 著 景天 译



*Selected Stories of O. Henry*

台海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欧·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/ (美) 欧·亨利著; 景天译.  
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17. 10

ISBN 978-7-5168-1582-3

I. ①欧… II. ①欧… ②景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  
美国—近代 IV. ①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28689 号

## 欧·亨利短篇小说精选

---

著 者: (美) 欧·亨利

译 者: 景 天

---

责任编辑: 刘 峰

封面设计: 胡椒设计

---

责任印制: 蔡 旭

---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: 100009

电 话: 010-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-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[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](http://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)

E-mail: [thcbs@126.com](mailto:thcbs@126.com)

---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---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214 千字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8-1582-3

---

定 价: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## 译者序

欧·亨利是美国一位非常出色的小小说家，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。他的小说构思新颖，语言诙谐，峰回路转，充满了生活情趣，有“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”的美誉。

欧·亨利本名威廉·西德尼·波特，1862年出生，曾经做过药房的学徒，在牧场放过牛，也曾经入狱。在以后的很多作品中，他都融入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感受。

1899年，他以“欧·亨利”这个名字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，从此走上了写作道路。此

后，他陆陆续续地创造了将近三百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，为人们留下了很多经典之作，《麦琪的礼物》《最后一片常春藤叶》都是流传甚广的作品，知名度很高。

欧·亨利的作品具有非常鲜明的风格，文字简练风趣，幽默机智，结尾经常出乎意料，所以“欧·亨利式的结尾”在美国文学中久负盛名。1918年，美国还设立了“欧·亨利纪念奖”，对每年的最佳短篇小说进行奖励。

由于欧·亨利的作品文笔生动，语言幽默，有时候会用到谐音、双关语和俚语，想要在忠于原文的同时把作品翻译到最好具有一定的难度，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指正。

## 目录

- 麦琪的礼物 / 001
- 最后一片常春藤叶 / 010
- 催眠专家杰夫·彼得斯 / 019
- 提线木偶 / 029
- 我们选择的路 / 046
- 重新做人 / 053
- 忙碌经纪人的爱情 / 064
- 命运的道路 / 070
- 二十年后 / 100
- 女巫的面包 / 105
- 感恩节的两位绅士 / 111
- 公车等待时 / 120
- 公主和美洲狮 / 128
- 财神和爱神 / 137
- 警察与赞歌 / 147

爱的牺牲 / 156  
心和手 / 165  
配备家具的出租屋 / 169  
一扇绿色的门 / 179  
精准计算婚姻学 / 190  
钟摆 / 199  
擦亮的灯盏 / 206  
托宾的掌纹 / 223  
第三种配料 / 234  
红酋长的赎金 / 252  
黑杰克山的生意人 / 267  
托尼娅的红玫瑰 / 286  
刎颈之交 / 298  
梦 / 308

## 麦琪的礼物

一元八角七分钱，没有更多了。其中有六角钱还是一分一分的硬币，是一点点攒下来的，在杂货店店主、菜贩子、屠户那里死缠烂打，死皮赖脸，直到他们涨红了面颊，对这种斤斤计较的交易流露出鄙夷的神色。黛拉反反复复数了三次，还是这少之又少的一元八角七分钱。可是明天就是圣诞节了。

这时候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扑倒在破旧的小沙发上，号啕大哭。黛拉就是这样做的，此时她突然感觉到，生活就是这样，要么哭泣，要么抽噎，要么微笑，而这其中，抽噎占据了生活中很大一部分。

随着这位女主人的情绪逐渐从第一阶段平息到第二阶段，我们再来看看她的这个所谓的家吧。一套小小的公寓，少量的家具，每周就得花上八块钱的租金。这间小小的屋子，破旧得几乎无法用笔墨去形容。住在这里，还要时刻担心那些抓乞丐



的警察造访。再看看这个公寓的门口，有一个小小的信箱，里面却是空空如也；还有一个门铃，但从来没有响过。门铃的上面挂着一块小牌子，上面写着“詹姆斯·狄灵汉·杨先生”。

“狄灵汉”这三个字是名字的主人志得意满的时候，心血来潮加上去的，那个时候他每周能赚到三十美元的收入，可是现在他每周的收入已经缩减到了二十美元。“狄灵汉”这几个字看起来也有些模糊，似乎是它们在思索着要不要缩写成一个更简单的“狄”字比较好。但是，每逢詹姆斯·狄灵汉·杨先生下班回到家，走进自己的这间公寓的时候，詹姆斯·狄灵汉·杨太太——就是刚才介绍给大家的黛拉，就会边叫着“吉姆”边迎上来，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看得出来，他俩的感情真不错呢。

黛拉止住了哭泣，往自己的脸颊上补了些粉。她站在窗户前，呆呆地瞅着一只灰猫在灰色后院的灰篱笆上行走。圣诞节明天就到了，可是她手头上只有一元八角七分钱可以给吉姆买礼物。这还是她用了好几个月时间，一分一分积攒下来的。一周二十美元的收入，远远不够家庭的支出，总是如此。只有这一元八角七分钱可以给吉姆买礼物了。那是她的吉姆啊。黛拉花了很长的时间思索要送给他什么珍奇的、有趣的、有价值的精美礼物——最起码也要配得上吉姆的礼物才行啊！

房间的两扇窗户之间挂着一面壁镜。可能你也见过这种一周八块钱租金的公寓里的壁镜吧，只有非常瘦小、身段灵活的人，才能从这一连串狭长的影像中，对自己的容貌有一个大概的概念。黛拉恰巧身材苗条，才完全精通了这门技艺。

她突然从窗口转了个身，站在了壁镜前面。她的双眼灵活明亮。可是，短短的二十秒之后，她的脸上就失去了光彩。她快速地将自己的头发解开，让它自然披落垂直下来。

詹姆斯·狄灵汉·杨先生夫妻俩各有一样特别引以为豪的东西。一样是吉姆家祖传的金表，这块表是他的祖父传给他的父亲，然后才传到他手上的；另一样就是黛拉的头发。假若示巴女王<sup>①</sup>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，只要黛拉有一天把自己的秀发露出窗外去晾晒，就会让这位女王家里所有的珍珠宝贝都暗淡无光。假若由所罗门王<sup>②</sup>当了公寓看门人，把自己所有的金银珠宝都堆满地下室，吉姆每次经过那儿，都会掏出自己的金表看看，让所罗门王妒忌得吹胡子瞪眼睛。

这时，黛拉柔美的秀发散在她的四周，波浪起伏，闪着光芒，就像是一条褐色的瀑布。秀发一直垂过了膝盖，好像披上了一件衣服。接着，她又紧张又匆忙地把头发梳好。有那么一瞬间，她的身体颤抖了几下，但很快就站直了，破旧的地毯上溅落了一两滴眼泪。

她穿上褐色的旧外衣，戴上褐色的旧礼帽，眼睛里还闪烁着点点泪光。她忽然转身，只见裙角飞扬，人就到了门外。她快步走下台阶，来到了大街上。

---

① 示巴女王：是公元前非洲东部的示巴国的女王。示巴国是当时最富有且实力最强的王国，其疆域覆盖非洲东部及阿拉伯西南地区和也门。

② 所罗门王：是公元前10世纪以色列的国王，是犹太民族史上最伟大的君王，建造了耶路撒冷第一圣殿，以聪慧富有著称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

她在一块招牌前停住了脚步，招牌上写着“莎弗朗妮<sup>①</sup>夫人——各类毛发制品专卖”。黛拉快速跑上楼梯，大口地喘了几口气，定了定神。她面前的这位夫人身材肥硕，面无血色，脸上一副冷冰冰的模样，和“莎弗朗妮”这个名字一点也不相称。

“你要买我的头发吗？”黛拉问。

“头发我可以买，”莎弗朗妮夫人说，“把帽子去掉，让我看看你的头发。”

褐色的小瀑布很快就垂落了下来。

“二十元。”莎弗朗妮夫人边说边熟练地抓起这一团头发。

“现在就给我钱。”黛拉说。

噢，随之而来的两个小时就像是长了绚丽的翅膀愉快飞过。大家不用理会这不怎么恰当的比喻。总之，为了送给吉姆礼物，黛拉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搜寻了好几家店铺。

黛拉终于找到了！这简直就是专门为吉姆制作的，别人都不适合的好东西。她几乎翻遍了每一间店铺，只有这一家有这样的东西。那是一条白金表链，样式简单大方，完全没有复杂累赘的装饰，仅用材质就足以展现出它的价值——好东西就该是这样。它完全配得上吉姆的那块金表，黛拉从第一眼看到它就坚定地认为它应该属于吉姆。它就像吉姆的性格一样，沉静而有价值——这样的形容简直是太恰当了。店家要价二十一元，

---

<sup>①</sup> 莎弗朗妮：意大利诗人塔索（1544—1595）所写的史诗中的人物。这篇史诗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为题材，名字叫《被解放的耶路撒冷》。史诗中，莎弗朗妮为了拯救耶路撒冷城市中所有的基督教众，承认了自己并没有犯过的罪行，成了舍身就义的典型。

买完表链，黛拉拿着剩余的八角七分匆匆赶回家去。吉姆有了这条链子，在任何场合都能够体面地掏出金表来看时间了。要知道金表虽然华贵，但如果只用一条旧的皮带来做表链，那么吉姆在需要看时间的时候，也就只能是偷偷去瞄上一眼。

黛拉回到了家，她的冲动和喜悦开始被谨慎和理智逐渐取代。她拿出了烫发用的铁钳，打开煤气，开始补救为了爱情和大方所造成的破坏，那从始至终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，亲爱的朋友们——这简直是个了不得的任务。

四十分钟后，黛拉的头上布满了一缕缕紧紧贴着头皮的小卷发，看起来像是个逃学的坏男孩。她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样子，认真又持久地照来照去。

“如果吉姆看到了不得杀了我，”她对自己说，“在看我第二眼之前……他一定会说我像是科尼岛合唱团的卖唱女孩。可是我又有办法呢？——唉，我只有一元八角七分钱，能做什么呢？”

七点钟的时候，她把咖啡煮好，煎锅也热在炉子上，就等着把肉排放进去煎了。

吉姆回家一向都很准时。黛拉把表链对折好，紧紧抓在手心里，坐在离门最近的小桌子旁等着吉姆进门。没过多久，她就听到楼梯上传来了熟悉的脚步声。她十分紧张，脸色有些发白。她习惯对于平日里最简单的事情也要默默祈祷一番。这个时候，她悄悄地说：“上帝啊！求求你，让他认为我还是漂亮的吧。”

门被打开了，吉姆走进来，回头把门关上。他非常瘦削，

面容严肃。可怜的男人，他只有二十二岁，就担负起了养家的重担。他看起来需要一件新大衣，还需要一副手套。

吉姆在门边站住了，他一动不动，像一只猎狗闻到了鹌鹑的气味。他紧紧地盯着黛拉，眼里的神情是她所无法理解的，这让她有些恐惧。那里面没有愤怒，没有讶异，也没有不满或者是厌恶，那种情绪并不是她所预料到的情绪中的任何一种。吉姆只是站在那里，看着她，脸上的表情很奇怪。

黛拉轻轻地从桌子边站起身，快速走到了他的身边。

“亲爱的吉姆！”她大声地说，“别这样盯着我，我把自己的头发给剪掉卖了。因为如果不送给你一件礼物，我肯定过不好这个圣诞节！头发还会再长的啊，你不会在意的，对吗？我一定得这么做。我的头发长得很快呢。跟我说句‘圣诞快乐’吧，吉姆！笑一笑。你也许不知道我给你准备的礼物有多么好——太精美、太好看了！”

“头发被你剪掉了？”吉姆有些吃力地问道，似乎他无论如何去想，也无法想通这个已经存在了的事实。

“不但剪掉了，我还把它卖了。”黛拉说，“不论怎么样，你不是也会同样地爱着我吗？没有了这一头长发，我还是我，不对吗？”

吉姆表情奇怪地朝房间扫视了一圈。

“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了？”他带着傻瓜似的神情问道。

“不要找了，”黛拉说，“我说了，已经卖了，卖了，没有了。上帝啊，这可是圣诞节前夜，请对我笑一笑好吗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！我的头发也许数得清有多少。”她的语调开始

变得温柔起来，“我对你的爱有多深，相信没有人能说得清。我开始煎肉好吗，吉姆？”

吉姆好像突然从恍惚中清醒了过来，他“嗖”地一下把黛拉拉到了自己的怀里，紧紧地抱着。这个时候，大家还是先花个十秒来看一看别的无关紧要的东西吧。每周八元钱的房租，或者是每年一百万的房租，有差别吗？这时候也许只有数学家或者是有才华的人才会说错答案。麦琪<sup>①</sup>带来了珍贵的礼物，但他们也找不到答案。这句话听起来有些难懂，我们下文会再做说明。

吉姆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，随意放在了小桌上。

“别误会我，黛拉。”他说，“没有任何东西——不管是发型、修脸，还是洗头等，都不会让我减少一丝丝我对我妻子的爱。你打开那个小包，就清楚我刚进门的时候为什么会愣住了。”

她白皙的手指轻巧地撕开了小包的包装绳子和包装纸。紧接着是一声欣喜若狂的呼叫，随后就变成了只有女人才会发出的神经质的号哭。她满面泪水，需要这所公寓的男主人想尽办法去安慰她。

面前的盒子里摆放的是梳子——一整套的发梳，梳理两鬓用的，梳理后面的头发用的，一应俱全。这是黛拉曾经在百老

---

<sup>①</sup> 麦琪：又叫东方三博士、东方三智者等。他们的名字是梅尔基奥尔、加斯帕和巴尔萨泽。人们认为是他们发明了圣诞礼物。在耶稣刚刚降临人世的时候，他们从东方前往耶路撒冷，为耶稣赠送礼物。他们送的分别是黄金（代表基督的权威）、乳香（代表基督纯洁的品质）和没药（代表基督将要遭受的苦难）。

汇的一个橱窗里，伫立了好久，渴望了好久的东西。漂亮的发梳是用纯玳瑁做的，四周还镶嵌着美丽的珠宝——用来配自己已经剪掉了的头发，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她心里知道，这套发梳价格不菲，自己曾经羡慕倾心了很久，但是从来没有过拥有它们的奢望。但是现在，它们竟然是她的了，当她可以用这件日思夜想的礼物来修饰自己的时候，却没有了那头美丽的长发。

但她仍然把这件礼物紧紧抱在怀里，过了好大一会儿，才抬起泪眼婆娑的小脸，含着笑意对吉姆说：“我的头发长得很快，吉姆！”

紧接着，黛拉就像是一只被火给烫着了尾巴的小猫似的，突然蹦了起来，嘴里叫着：“噢！噢！”

吉姆还没看到那件精美的礼物呢。她迫切地摊开自己的手掌，伸到他的面前，那毫无意识的贵金属映衬着她欢快而热忱的心情，也发出了闪耀的光芒。

“简直太漂亮了是吧，吉姆？我把这整座城翻了个遍，才把它找到的。现在，你每天可以看表一百次了。把你的表给我吧，我得看看把它配在表上是什么样子。”

吉姆并没有照她的话去做，却躺在了沙发上，双手枕在头下，笑起来。

“黛拉，”他说，“我们先把圣诞礼物保存起来吧。它们都太好了，但是现在还不适合用，我把金表卖掉了，换成了钱去给你买的发梳。现在，你可以去煎肉了。”

大家都知道，那三位麦琪是非常聪明、很有智慧的人——

他们把礼物送给了降生在马厩中的婴儿耶稣，他们创造了圣诞节送礼物的风俗。他们是聪慧的人，他们的礼物必然也是聪慧的，也许经过复制之后，还能流通起来相互交换。这里，我告诉大家一个普通的小故事，那两个住在小小公寓里的傻孩子，他们很不聪明地为了对方，放弃掉他们家最珍贵的东西。但是，我要对现在社会上的一些聪明的人说，在所有互送礼物的人们之中，他们却是最聪明的。他们就是麦琪。



## 最后一片常春藤叶

在华盛顿广场的西边有一个小区，那里的街道像发狂了一样，横七竖八，错综复杂地分裂成了一条条“小胡同”。这些“小胡同”以各种千奇百怪的姿态纵横交错，有的“小胡同”甚至还交叉了好几回。有一个艺术家甚至想象这条街会发生这样有趣的事：如果有一个人要收账，到这条街道来讨要画纸、颜料和画布的钱，那么他就会发现自己总会在这里绕圈圈，最后只会空手而归，一分钱也要不到。

很快，就有很多的美术家来到这个古色古香的老格林尼治村了。他们寻找着那些靠北的窗户、18世纪的三角墙、荷兰式的阁楼，以及便宜的房租。他们从第六大道买来了一些白蜡做成的杯子和一两只烘锅，这里就形成了一所“艺术区”。

一所又低又矮的三层楼房的顶楼，是苏和琼西所租的画室。“琼西”的本名叫乔安娜。她俩分别来自缅因和加利福尼亚。在